

○

○

○

○

○

目

聞

錄

李
翀
撰

中
華
書
局

日
聞
錄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函海及墨
海金壺守山閣叢書皆收有此
書守山本有錢熙祚校跋故據
以排印

四庫全書提要

日聞錄一卷。元李翀撰。翀不見史傳。惟書中紀至正甲辰丙午間事。下距洪武元年。僅一二載。其人當已入明。然書中皆稱元爲國朝。則前代遺老。抱節不仕者也。是書多及歷代故事。略如蔡邕獨斷。崔豹古今注之體。而辨論差詳。多有可采。亦間及元代軼事。蓋雜家者流。其中如謂典命以九爲節。以七爲節。以五爲節。卽掌節之節。殊屬臆斷。又謂唐以後有司給門旗二。龍虎旗一之類。乃變節爲旗。不知周禮司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旐。已各以旗常爲表識。不得云自唐以後始變節爲旗。考證未免少疎。又如真德秀題三教圖之類。亦未免傳聞附會。然大致引據詳核。足與史志相參考。數典者固宜有取也。舊本久佚。今以永樂大典所載。抄合排比。編爲一卷。千頃堂書目載有是書。而題作者爲凌翀。永樂大典所題亦有一條作凌翀。然其餘無作凌翀者。今仍題李翀之名。而附載姓氏異同備考核焉。

日聞錄跋

日聞錄幸存於永樂大典。僅寥寥數帙。然於典章制度。頗多考據。全書體例。可見一斑。末篇極辨佛氏之欺誕。博而能精。尤足徵學識。蓋韓歐諸公。專以倫常大義責佛。彼固視爲俗緣。講學家細辨佛源流。不惟愚蒙不解。且往往入其環中。不若卽彼所以惑世誣民者。反脣相稽。使之無從置喙。所謂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也。康熙中。遂寧張文端公。奉使俄羅斯。道次擊拉克帶。叟卽必拉。遇數番僧。言係大西天人。求活佛於中國。徧普陀。五臺。峨嵋等山。不見有佛。聞達賴喇嘛似之。往見知其非。又聞外國金丹喇嘛是佛。涉窮荒往見之。又非也。值額諾德兵亂。搶去行李。散失同伴。僅存殘喘。佛國中人。反求佛於中國。西方極樂世界。果安在耶。試以此篇合山草堂集所辨參之。蚩蚩者宜自厓而返矣。熙祚識。

日聞錄

元 李 翀 撰

周禮掌節。門闕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鄭氏曰。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按旌與節非一物。符節以合符爲信。璽節以印封爲信。則旌節以旌旗爲信。又非瑞節之謂也。旌節旗類。子子千旌。招虞人以旌。爲其有柄可揭。有旂可垂。故能建之於城。來者可指以爲望也。若夫節者。漢之銅虎竹使符。唐之銅獸龜魚。皆一類而異名也。考其意制。一物中分而兩之。授者受者。各執其半。以待參驗。則符瑞圭璋亦其物也。禮有異數。故立爲差等。上公以九爲節。其宮室車旗衣服皆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皆是禮也。守邦國者以玉爲節。守都鄙者以角爲節。亦其一器而中分者也。中分爲二。一留王所。一付守臣。爲守土之信矣。是皆兩判可合。無柄無旂。非旌旗之比也。後世但見周官旌與節同出而聯文。遂以旌爲節誤矣。且三節之出。皆輔以英蕩。英蕩者。斷大竹兩節間以爲函也。漢世之節。則可仗可執。其制全非符節之比矣。蘇武仗節牧羊。節旄盡落。漢節本垂赤旄。因戾太子之變而加黃旄。則此節正與旌類。不復古制矣。宣和鹵簿圖曰。節者。黑漆竿。上施圓盤。周綴紅絲。拂盤八層。碧油籠之。執人騎從也。又曰。漢官儀。節以竹爲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爲其毳。三重。崔豹以爲秦制也。今王公通用之。則夫以旄爲節。秦世亦然。漢特因之耳。唐命節度使。有司給門旗二。龍虎旗一。節一。麾槍二。豹尾二。則是節變爲旗。異於古矣。若夫漢世節柄。必

用竹不用木者。正是附以英蕩之義。以求近古也。蕩者。竹之大者也。禹貢篠簜之蕩是也。竹身大而節間長。其中可以藏節。故周人因竹而名之爲節。漢人疑其爲竹而遂用竹爲柄。非也。英者。精英之義。謂爲畫函。未必不是。加畫於竹。以嚴其制也。漢武天漢二年。遣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逐捕盜賊。以軍法從事。得斬二千石以下。後世凡銜帶使持節者。得擅斬殺。蓋自漢始也。自漢以下。又有所謂建麾。崔豹曰。麾所以指麾。乘輿以黃。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是則自人主以至二千石。皆可建以麾也。古者使有節傳。節操也。瑞信也。謂持節者必盡人臣之節操。長一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爲旌幢之形。漸長數尺。傳則馳傳也。謂奉之而疾行也。傳以木爲之。長尺五寸。書符於上。又以一板偕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爲信也。魏武奏事有急。則以鷄羽插木檄。謂之羽檄。說文云。檄以木簡爲之。長尺二寸。若戰克。乃書帛於漆竿之上。以明告中外。名曰露布。漢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時。勅官官用事。欲衆聞知。亦爲露布。

古人拜稽首。揖各有差等。哀公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則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言魯據周禮。不肯答齊稽首也。蓋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平衡謂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也。公羊僖二年。荀息進獻公揖而進之。注以手通指曰揖。文六年。趙盾北面再拜稽首。注以頭至地曰稽首。頭至手曰拜手。拜手卽今叉手。謂身屈首不至地。

白屋者。庶人屋也。春秋丹桓宮楹。非禮也。在禮。檀子丹諸侯黜。聖大夫蒼。士黹黃色也。按此則屋楹循等級用采。庶人則不許。是以謂之白屋也。後世諸王皆朱其邸。及官寺皆施朱。非古矣。南史有一隱士。多

遊王門。或譏之。答曰。諸君以爲朱門。貧道如遊蓬戶。又主父偃曰。士或起白屋而致三公。顏注云。以白茅覆屋。非也。古者宮室有度。官不及數。則屋室皆露本材。不容僭施采畫。是爲白屋也。是故山節藻梲。丹楹刻桷。以諸侯大夫而越等用之。猶見譏誚。則庶人之家。其屋當白屋也。白茅覆屋。古今無傳。後世諸侯王及達官所居之室。概飾以朱。故曰朱門。又曰朱邸。以別於白屋也。故凡庶人所居。皆曰白屋矣。

誅責也。曲禮曰。以足蹙路馬。芻有誅。孔子曰。於予與何誅。其在國法雖小罰。皆可名爲誅也。漢法不下殿門。罰金四兩。蹙路馬之芻。以爲不敬有罰。他馬有與路馬同道。不自斂退。乃與路馬齊行。是謂之齒有罰。故曰齒路馬有誅。慎子有虞之誅。以幘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刑。以艾鞮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此有虞之誅也。斬人支體。鑿其肌膚。謂之刑。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當世用刑。而民不從。

通俗文曰。門首飾謂之鋪首。風俗通曰。門戶鋪首。楊雄甘泉賦曰。排玉戶而揚金鋪兮。發蘭蕙與芎藭是也。說文曰。門扇鑲謂之鋪首。李尤平樂觀賦曰。過洞房之輔闥。歷金鑲之華鋪是也。風俗通又引百家書曰。輪般見水上。蠹謂之曰。開汝頭。見汝形。蠹適出其頭。般以足畫圖之。蠹引開其戶。終不可開。設之門戶。欲使閉藏如此固密也。義訓曰。門飾金謂之鋪。鋪謂之鑪。鑪音謳。今俗謂浮漏丁者也。劉孝威詩。金鋪玉瑣琉璃屏。花鋪寶鏡織成衣。江總詩。兔影脈脈照金鋪。虬水滴瀉瀉玉壺。沈佺期詩。妝樓翠幌教春住。舞閣金鋪借日懸。

古者印綬必自佩之。天子視朝，璽亦自佩也。漢元后傳：高祖卽位，卽服秦傳國璽。王莽時，孺子嬰未立，璽藏長樂宮。故昌邑王傳：所謂而聽人脫其璽綬乎？按此天子之璽，每朝必自佩之也。

魚袋，本唐制也。蓋所以明貴賤，應宜召。左二右一，其飾有玉、金、銀三等。其符題云：某位某姓某名書已，乃析而二之，右付其人，所謂右一者也。左則藏之於內，或有宜召，卽內出左契，以與右合而參驗之也。漢太守之官，必得左符以出，至郡用以爲驗。蓋右符先已留州，故令以左合右也。唐刺史亦執左魚至州，與右魚合契，亦其制也。左魚之外，又有敕牒將之，故兼名魚書。武后改魚爲龜。宋襲唐制，按官品而授之，使得佩帶而爲顯榮，則合符之制不復舉用也。

唐制五品以上皆金帶，至三品則兼金玉。開元初，敕百官所服帶三品以上，聽飾以玉。至宋玉帶則出特賜，須得閣門關子許服，方敢用以朝謁，則體益以重。後親王皆服玉帶。元豐中，製造玉魚，賜嘉岐二王，易金魚不用，自此遂爲王故事。

唐天寶元年，敕麵以三觔四兩爲一斗。開元九年，敕度以十寸爲尺，尺二寸爲大尺，量以十升爲斗，斗三升爲大斗，皆以秬黍爲定。又通典敘六朝賦稅，謂王制曰：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六分，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稱以三兩當今一兩，尺以一尺二寸當今一尺。註云：今謂卽時，蓋指杜佑之時也。唐時一尺皆六朝制一尺二寸也。

宋二相以下階銜分左右，有出身人冠左，無出身人冠右，則因坐位而致誤也。古人得罪下遷者，皆名曰

左遷漢法仕於諸侯者亦名爲左官則以左爲卑其來久矣

璣說文赤玉也左傳楚子玉璣弁玉纓按此則玉與璣皆對別言之若等是玉不分言也今人以璣比梅雪誤矣

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玉篇芣蕪菁也非菜也古者祭之用牲以上體爲貴羊首牛首肩膊心肺皆上體也至於腎腸臀足之類皆不用以其在下而污穢也蕪菁之葉可食而不如其根之美故不棄下體也古者人有十等王臣者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又有所謂廝養者廝析薪者養養馬者今人稱從人爲阜隸稱奴婢爲重臺又古者諸侯之臣自稱於天子曰陪臣陪重也

皇元累朝卽位之初必降詔天下惟西番一詔用青紵絲書粉詔文繡以白絨穿珍珠網于其上實用珊瑚珠蓋之如此齎至其國張于帝師所居殿中可謂盛哉

古無紙專用簡牘簡以竹爲之牘以木爲之鄭康成釋詩別爲注文以附毛公本文之下以片竹書之故特名之爲箋其字亦從竹

國朝故事以蒙古色目不諳政事必以漢人佐之官府色目居長次設判署正官謂其識治體練時務也近年以來正官多不識字至正年間淮東有一路總管在任省劄行下辨驗收差課程錢穀喚該吏怒曰省劄云便檢錢許多鈔在庫如何不便檢錯以辨驗爲便檢也又一縣令修理譙樓讀譙爲焦又讀編管

爲霸管。又以首領官只管祇候。至今以爲笑談。唐蕭昇爲戶部侍郎。素不學。一日在中書讀伏臘爲伏獵。嚴挺之譏之曰。中書豈容伏獵侍郎耶。一語之失。載諸史冊。千古之恥。

月者。太陰之精。其行之道斜帶黃道。有遲有疾。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表。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裏。表裏極遠者。去黃道六度。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照。則謂之魄。鄭夾漈云。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觀其明。故形圓也。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旁。故半魄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也。揚子雲曰。月末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其邇於日乎。理固該盡。而不如沈括之言。能發越其狀也。沈括曰。月如銀圓。圓本無光。日耀之。乃有光矣。用其說思之。則其魄是銀圓之背日而暗者也。其明是銀圓得日而光彩溢者也。月十五日。兩曜相當。銀圓通身皆受日景。故全輪皆白。而人以爲滿也。此所謂人在其間而盡觀其明也。過望則月輪轉與日遠。其圓但偏側受照。而光彩不全。故其暗處遂名爲魄。此所謂人觀其旁而不能盡觀也。究其實致。則是日光所及有全。而月質本無圓缺也。鄭氏揚子之說。旣得其理。沈氏耀圓之說。又能盡發其狀矣。張衡曰。日光不照。謂之闇虛。闇虛逢日則日蝕。值星則星亡。朱子曰。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一週天。月則二十九日有奇。而一週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以成陰陽寒暑之節。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爲之蝕。望而日月之對。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之蝕。是皆有常度。

矣傳曰天有十二次日月右行每晦日共會於一次之中名之會朔次者位也日月所會謂之辰卽十二辰之次也蓋以九州之地十二國之分野繫焉正月會于亥姬嚳之次衛之分野二月會于戌降婁之次魯之分野三月會于酉大梁之次趙之分野四月會于申實沈之次晉之分野五月會于未鶉首之次秦之分野六月會于午鶉火之次周之分野七月會于巳鶉尾之次楚之分野八月會于辰壽星之次鄭之分野九月會于卯大火之次宋之分野十月會于寅析木之次燕之分野十一月會于丑星紀之次吳越分野十二月會于子元枵之次齊之分野凡官寺吏卒率以晨晡兩時致禮俗呼衙府說文云吏以晡時聽事申旦政也則凡官府日再聽事吏卒因之亦兩致其敬當用衙晡字府晡聲之訛也背嵬者大將帳前驍勇人也章氏稿簡贅筆云背嵬卽團牌也以皮爲之朱漆金光煥耀向日卽今軍旅所用者

至正壬辰平江郡守六十差民夫築城傳言於舊城址下得一石上鐫云三十八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收張翼同爲列國不在常不在祥切須款款細思量旦卜水暮愁米浮圖倒地莫扶起修右岸重開河軍民拍手笑呵呵日出屋東頭鯉魚山上遊星從月裏過會在午年頭訪問不得其實予後於松江偶見前人一日錄亦載此語乃知此語不特見於平江蓋已識於前矣

至正甲辰秋七月十七日夜雷電大作餘杭武康山中一時洪水泛漲山石崩裂數十餘處大風拔樹漂流民居山路化爲溪澗溪澗反塞爲平路死傷者衆後二年有兵興之變

國朝通例婦人犯鹽罪坐夫男至正丁亥李堂卿爲兩浙運司海寧州一婦人犯私鹽上有翁在李改一檢云舍翁論婦於理未然舍婦論翁於法未當合下仰照驗施行遂兩釋之可謂權宜矣

至元年間徐子方爲陝西省郎中有屬路申解內漏落頭行一聖字吏欲問罪以爲不敬徐公改檢云照得來解第一行脫漏第三字今將元文隨此發去仰重別具解申來亦可以爲吹毛求疵之戒

晉魏之後官至貴品者其門得施行馬行馬者卽今官府前叉子是也周禮謂之棧桓行馬桓木也互其木遮闌於門

西都賦後宮蘭掖椒房乃后妃之室呂向曰掖庭在天子左右如肘腋也

古者師出無常處所在張幕居之以將帥得稱府故曰幕府古者斬人必加鑊上而斫之故曰伏鈇質質者鑊也

扁題字數奇而不偶者古今往往皆增一之字如大成殿則曰大成之殿不知起於何時

羅國器杭州人後至元丙子爲行金玉府總管有一匠慢工案具而怨之同僚問其故羅曰吾聞其新娶若捷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口舌之餘則有不測之事存焉余按宋曹彬知徐州有吏犯罪既具逾年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必以爲不利而朝夕笞詈之使不能自存故緩其事然法未嘗屈焉二事相符仁人之用心也

國初杭城每歲三月初八日迎佛會有一士人建言欲援例迎夫子事上有司申省省送江浙儒司定議

省典傳景文作詞云。省府相度。當爲不爲。與不當爲而爲。皆非聖人之道。孔子之教。垂憲萬世。今杭州路申前件事。仰連送江浙儒司。考覈典故。稽諸經史。可以施之於今。行之於後。無愧於古。保結連呈。

托歎

舊作脫懷

爲浙江相日。忽御賜龍衣一襲。纔服於身。偶一宣使。在旁研墨。失手誤灑其衣。宣使大懼。

叩頭請罪。丞相徐笑曰。汝非故也。何以懼爲。又一日。有一省典。僞爲省文。敕丞相押字。事發。屬司欲送。

理問。按治。丞相取其文觀之。手裂其紙。乃曰。此押字正是我的。如何是僞。置之不理。其大度皆此類。

阿掄特穆爾

舊作阿特帖

木兒今改正

北庭王一日。訪西鎮國吉哩什迪。舊作吉刺失長老。長老迎之甚喜。留坐。囑侍。

者取牀後好酒一尊。爲禮。長老執盃。王盡飲之。長老曰。尊客遠來。當進兩盃。王復飲之。迺盡。及唇。長老大。

驚。乃釀醋也。即欲捶侍者。王曰。酒醋皆米爲。我不厭之。何怒耶。長老怒不能釋。王曰。汝留我坐。須勿怒。我。

有佳釀。取來盡歡而罷。

至元年間。有一御史分巡。民以爭田事告之曰。此連年不絕官事。以爲務停。御史乃曰。傳我言語。開了務。

者。又至正年間。松江一推官提牢。見重囚。問之曰。汝是正身替頭。獄卒聞之掩口。又一知府到任。村民告。

里正把持。知府怒曰。三十七打罷這廝。昔宋仁宗朝。張觀知開封府。民犯夜禁。問之曰。見有人否。一言之。

失。書之史冊。百世之恥。可不慎歟。

俗言三世仕宦。方會著衣喫飯。愚謂三世仕宦。子孫必是奢侈享用之極。衣不肯著浣濯補綴。必欲鮮華。

食不肯飧疏糲菲薄。必欲精鑿。此所謂著衣喫飯也。殊不知富貴者。貧賤之基。奢侈者。寥落之由。豐腴者。

困苦之自。蓋子孫不學。而顯豪窮奢極欲。而無德以將之。其衰必矣。

白玉蟾降筆跋其像云。這先生神氣清。玉之英。蟾之精。三光之明。萬物之靈。大道無名。元亨利貞。

趙子昂令陳鑑如寫神。援筆至屑。乃曰。何以謂之人中。今乃若以一身之中言之。當在臍腹間。指此謂之中何也。蓋自此而上。眼耳鼻皆雙竅。此以下口及二便皆單竅。成一泰卦耳。故因此名中也。滿坐嘆服。真西山題一三教圖。佛道同坐。夫子拜下。題云。老子喜說虛無。釋迦只談舍利。夫子聞之。笑倒在地。又一三教圖。題云。子曰。佛說道言。所喻無非至理。三人必有我師。一以貫之曰唯。

江行錄云。禽鳥翻飛。天色昏淡。雲行急。頭顱熱。日月昏暈。星宿動搖。燈火焰明作聲。皆有大風之兆。當預防不測。又云。雞毛招風。乙酉丁酉日。燒三歲雄雉羽。揚灰。風立至。

揚州路儒學書閣魁星贊曰。杓攜龍角。魁枕參首。躔哉變化。蹴踏星斗。弭風駕雲。來遊帝旁。幹旋樞極。霖雨八方。

三代後惟佛爲盛。爲佛者曰。佛能爲福田利益也。非佛者曰。事佛求福。反更得禍。佛不足信也。爲佛者曰。福祚皆佛報應也。非佛者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所墜之地不同。故貴賤各有殊途。天下本無佛也。以愚考之。佛豈爲禍福者哉。禍福自各以其類至爾。豈佛之所能爲哉。佛本自謂西域國王之子。正以厭苦人間事。捨俗出家。而稱佛。佛之言覺也。覺人世之事皆非也。爲佛而惟求寂滅。曰寂曰滅。死卽已矣。無復餘事也。安得既死之後。尙爲禍福。如今人所云者。假如今之說能爲人禍福也。爲禍福於昭昭。使人

皆期頤也。世豈有人皆期頤者乎？免貧賤使盡富貴，除災厄使盡安樂也。世豈有盡富貴盡安樂者乎？爲禍福於冥冥，使有罪者出之地獄，置之天堂也。死者日或萬人，求佛牒而出之者日亦萬人。是天下之造惡者，皆得生天；閻羅王日受關節不暇，一不得直筆於其間。閻羅王之司存，遂可廢罷，而佛爲幽冥中受囑行私，不顧是非曲直，強竊公事之渠魁也。有此理否乎？佛其肯爲之乎？閻羅王其肯徇之乎？然則何爲而有禍福之說也？嗚呼！是可知矣。世俗傳說，覲面不同，字經三寫，烏焉成馬，況隔萬里之遠，又經重譯而來，其有雜僞，孰從而辨？故凡禍福之說，特冒佛之名，皆吾中國之人依倣而托之者也。佛書之初入中國，也僅四十二章，本不言禍福。其說知足，本於老子；其書分章，本於孝經。蓋中國之人譯之然也。言天堂則宋玉天門九關之說，言地獄則宋玉幽都土伯之說，言輪迴則漢書載鬼之說，因列子寓言西極化人，遂生西方極樂，因離騷寓言女岐九子，遂生九子母，因鄒衍以禹九州演爲九九，復演爲九之又九，遂增展爲十萬億國土。因道家謂崑崙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里，日月常相隱避，以爲光明，遂推廣而爲日月循環，須彌山照臨四世界。因孟子道性善，人皆可以爲堯舜，於是謂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汝等來世皆當作佛。因墨子言兼愛視其鄰之子猶其兄之子，於是謂一切男子皆我父，一切女子皆我母。因老子言爲吾大患者，以吾有身，於是謂肉身爲血肉皮耳，目口鼻身意爲六根。因老子言可道非道，可名非名，於是謂一切有相皆爲非相。因莊子言死灰其心槁木其形，於是謂禪寂入定，坐脫立亡。凡爾皆吾中國之人譯之然也。佛書之稱自西域來者，不出此數端而已。皆譯者徧獵中國之書而爲之，其後雖稱唐僧取西域經律論。

饒成三萬五千四十八卷。其事通鑑所不載。唐僧法明欲諂武后。爲彌勒下生。譏大雲經四卷。上之。朱文公謂楞嚴經本只呪語。中間道理皆房融添入。李伯紀之子謂維摩經是南北朝時一貴人所譏。黃山谷亦謂普通中事本不從惠嶺來。司馬公又謂佛書獨般若經最多至六百卷。後人撮其要爲心經。而圓覺經裴休所爲。蓋皆文人綺語。豔而眩人。世俗悅於其文。因反指爲佛之精語耳。漢末甘忠可造包元太平經。北魏董讒獻服餌仙經。宋妖賊亦嘗爲五龍滴淚經。占候則有地母經。讖語則有博文經。況譯經有使潤文有官。其制近宋尙存。太平興國中置譯經院。延梵學僧翻譯新經。每歲誕節必進新經。佛滅度已幾年。而經乃有新經。唐三藏後取經者何人。而經乃有歲進其曰經云者。蓋因漢人名孔子之書爲經。故亦例名其書爲經。不知經之言常也。孔子之道萬世常行。其書可以名經。佛說無常正。與經相反。不可以經名也。其寺云者。蓋因漢世處天竺僧於鴻臚寺。故亦就名其屋爲寺。不知寺之言侍也。鴻臚官舍近聯禁署。所以名寺。佛說不許親近國王大臣。正與侍相反。不可以寺名也。其曰齋云者。因三代齋戒以事鬼神爲齋。故亦飾名其斂膝就食爲齋。不知齋之言齊也。端居靜念。其心齊一。可以名齋。飲食人之大欲。佛法節其所欲。日僅一得食。及其僅而得食。飢渴已迫。貪饒乘之。其心紛亂。正與齋相反。不可以齋名也。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以聖帝明王大濟生民爲功德。今乃梵唄歌聲。花鼓優戲。亦名功德。老子以慈儉不敢爲天下先。名三寶所指者德也。今乃自貴其身。與佛與法。亦名三寶。古人席地而坐。講說者中。晉三席空地以備指畫席。各三尺三寸三分。合而成丈。名方丈。所指者地也。今說法已別有堂。復崇大其寢室。與佛